



四大名著
聚珍版

HONG LOU MENG

红楼梦

下

中华书局

I 242.4
784-6
3

P1

阅 览

红楼梦

校 注 本

下 册

[清]曹雪芹 高 鹗 著



中 华 书 局

红楼梦卷八十一

占旺相四美钓游鱼^①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

且说迎春归去之后，邢夫人像没有这事。倒是王夫人抚养了一场，却甚实伤感，在房中自己叹息了一回。只见宝玉走来请安，看见王夫人脸上似有泪痕，也不敢坐，只在傍边站着。王夫人叫他坐下，宝玉才挨上炕来，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。王夫人见他呆呆的瞅着，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，便道：“你又为什么这样呆呆的？”宝玉道：“并不为什么。只是昨儿听见二姐姐这种光景，我实在替他受不得。虽不敢告诉老太太，却这两夜只是睡不着。我想咱们这样的人家的姑娘，那里受得这样的委屈？况且二姐姐是个最懦弱的人，向来不会和人拌嘴，偏偏儿的遇见这样没人心的东西，竟一点儿不知道女人的苦处。”说着，几乎滴下泪来。王夫人道：“这也是没法儿的事。俗语说的：‘嫁出去的女孩儿，泼出去的水。’叫我能怎么样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我昨儿夜里倒想了一个主意：咱们索性回明了老太太，把二姐姐接回来，还叫他紫菱洲住着，仍旧我们姐妹弟兄们一块儿吃，一块儿玩，省得受孙家那混账行子的气。等他来接，咱们硬不叫他去。由他接一百回，咱们留一百回。只说是老太太的主意。这个岂不好呢？”

王夫人听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恼，说道：“你又发了呆气了，混说的

是什么！大凡做了女孩儿，终久是要出门子的。嫁到人家去，娘家那里顾得？也只看他自己的命运，碰得好就好，碰得不好也就没法儿。你难道没听见人说，‘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’^②，那里个个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？况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妇，孙姑爷也还是年轻的人，各人有各人的脾气，新来乍到，自然要有些扭别的。过几年，大家摸着脾气儿，生儿长女以后，那就好了。你断断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说起半个字。我知道了，是不依你的。快去干你的去罢，不要在这里混说。”说得宝玉也不敢作声，坐了一回，无精打彩的出来了。憋着一肚子闷气^①，无处可泄，走到园中，一径往潇湘馆来。刚进了门，便放声大哭起来。

黛玉正在梳洗才毕，见宝玉这个光景，倒吓了一跳，问：“是怎么了？合谁怄了气了？”连问几声。宝玉低着头，伏在桌子上，呜呜咽咽，哭的说不出话来。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，一会子问道：“到底是别人合你怄了气了，还是我得罪了你呢？”宝玉摇手道：“都不是，都不是！”黛玉道：“那么着，为什么这么伤起心来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只想着，咱们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，活着真真没有趣儿。”黛玉听了这话，更觉惊讶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你真正发了疯了不成？”宝玉道：“也并不是我发疯。我告诉你，你也不能不伤心。前儿二姐姐回来的样子和那些话，你也都听见看见了。我想人到了大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嫁？嫁出去，受人家这般苦楚！还记得咱们初结海棠社的时候，大家吟诗做东道，那时候何等热闹！如今宝姐姐家去了，连香菱也不能过来，二姐姐又出了门子了，几个知心知意的人，都不在一处，弄得这样光景！我原打算去告诉老太太，接二姐姐回来，谁知太太不依，倒说我呆、混说。我又不敢言语。这不多几时，你瞧瞧，园中光景，已经大变了；若再过几年，又不知怎么样了。故

此，越想不由人不心里难受起来。”黛玉听了这番言语，把头渐渐的低了下去，身子渐渐的退至炕上，一言不发，叹了口气，便向里躺下去了。

紫鹃刚拿进茶来，见他两个这样，正在纳闷，只见袭人来了，进来看见宝玉，便道：“二爷在这里呢么？老太太那里叫呢。我估量着二爷就是在这里。”黛玉听见是袭人，便欠身起来让坐。黛玉的两个眼圈儿已经哭的通红了。宝玉看见，道：“妹妹，我刚才说的，不过是些呆话，你也不用伤心。你要想我的话时，身子更要保重才好。你歇歇儿罢。老太太那边叫我，我看看去就来。”说着，往外走了。袭人悄问黛玉道：“你两个人又为什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他为他二姐姐伤心；我是刚才眼睛发痒，揉的，并不为什么。”袭人也不言语，忙跟了宝玉出来，各自散了。宝玉来到贾母那边，贾母却已经歇晌，只得回到怡红院。

到了午后，宝玉睡了中觉起来，甚觉无聊，随手拿了一本书看。袭人见他看书，忙去沏茶伺候。谁知宝玉拿的那本书却是《古乐府》^③，随手翻来，正看见曹孟德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一首^④，不觉刺心^②。因放下这一本，又拿一本看时，却是晋文，翻了几页，忽然把书掩上，托着腮，只管痴痴的坐着。袭人倒了茶来，见他这般光景，便道：“你为什么又不看了？”宝玉也不答言，接过茶来，喝了一口，便放下了。袭人一时摸不着头脑，也只管站在傍边，呆呆的看着他。忽见宝玉站起来，嘴里咕咕哝哝的说道：“好一个‘放浪形骸之外’^⑤！”袭人听了，又好笑，又不敢问他，只得劝道：“你若不爱看这些书，不如还到园里逛逛，也省得闷出毛病来。”

那宝玉只管口中答应，只管出着神，往外走了。一时，走到沁芳亭，但见萧疏景象，人去房空。又来至蘅芜院，更是香草依然，门

窗掩闭。转过藕香榭来，远远的只见几个人，在蓼溆一带栏干上靠着，有几个小丫头蹀在地下找东西。宝玉轻轻的走在假山背后听着。只听一个说道：“看他淤上来不淤上来。”好似李纹的语音。一个笑道：“好！下去了。我知道他不上来的。”这个却是探春的声音。一个又道：“是了。姐姐，你别动，只管等着，他横竖上来。”一个又说：“上来了。”这两个是李绮邢岫烟的声儿。

宝玉忍不住，拾了一块小砖头儿，往那水里一撂，“咕咚”一声，四个人都吓了一跳，惊讶道：“这是谁这么促狭？唬了我们一跳。”宝玉笑着从山子后直跳出来，笑道：“你们好乐啊，怎么不叫我一声儿？”探春道：“我就知道再不是别人，必是二哥哥这样淘气。没什么说的，你好好儿的赔我们的鱼罢！刚才一个鱼上来，刚刚儿的要钩着，叫你唬跑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们在这里顽，竟不找我，我还要罚你们呢。”大家笑了一回。宝玉道：“咱们大家今儿钓鱼，占占谁的运气好。看谁钓得着，就是他今年的运气好；钓不着，就是他今年运气不好。咱们谁先钓？”探春便让李纹，李纹不肯。探春笑道：“这样就是我先钓。”回头向宝玉说道：“二哥哥，你再赶走了我的鱼，我可不依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头里原是要唬你们顽，这会子你只管钓罢。”

探春把丝绳抛下，没十来句话的工夫，就有一个杨叶窜儿^⑥，吞着钩子，把漂儿坠下去。探春把竿一挑，往地下一撩，却是活迸的。侍书在满地上乱抓，两手捧着搁在小磁坛内，清水养着。探春把钓竿递与李纹。李纹也把钓竿垂下，但觉丝儿一动，忙挑起来，却是个空钩子。又垂下去半晌，钩丝一动，又挑起来，还是空钩子。李纹把那钩子拿上来一瞧，原来往里钩了。李纹笑道：“怪不得钓不着！”忙叫素云把钩子敲好了，换上新虫子，上边贴好了苇片

儿^⑦。垂下去一会儿，见苇片直沉下去，急忙提起来，倒是一个二寸长的鲫瓜儿。李纹笑着道：“宝哥哥钓罢。”宝玉道：“索性三妹妹合邢妹妹钓了我再钓。”岫烟却不答言。只见李绮道：“宝哥哥先钓罢。”说着，水面上起了一个泡儿。探春道：“不必尽着让了。你看那鱼都在三妹妹那边呢，还是三妹妹快着钓罢。”李绮笑着接了钓竿儿，果然沉下去就钓了一个。然后岫烟也钓着了一个，随将竿子仍旧递给探春，探春才递与宝玉。宝玉道：“我是要做姜太公的^⑧。”便走下石矶，坐在池边钓起来。岂知那水里的鱼，看见人影儿，都躲到别处去了。宝玉抡着钓竿，等了半天，那钓丝儿动也不动。刚有一个鱼儿在水边吐沫，宝玉把竿子一晃，又唬走了，急的宝玉道：“我最是个性儿急的人，他偏性儿慢，这可怎么样呢？好鱼儿，快来罢！你也成全成全我呢。”说的四人都笑了。一言未了，只见钓丝微微一动。宝玉喜得满怀，用力往上一兜，把钓竿往石上一碰，折作两段，丝也振断了，钩子也不知往那里去了。众人越发笑起来。探春道：“再没见象你这样卤人！”

正说着，只见麝月慌慌张张的跑来说：“二爷，老太太醒了，叫你快去呢。”五个人都唬了一跳。探春便问麝月道：“老太太叫二爷什么事？”麝月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就只听见说是什么闹破了，叫宝玉来问；还要叫琏二奶奶一块儿查问呢。”吓得宝玉发了一回呆，说道：“不知又是那个丫头遭了瘟了。”探春道：“不知什么事，二哥哥，你快去。有什么信儿，先叫麝月来告诉我们一声儿。”说着，便同李纹、李绮、岫烟走了。

宝玉走到贾母房中，只见王夫人陪着贾母摸牌。宝玉看见无事，才把心放下了一半。贾母见他进来，便问道：“你前年那一次大

病的时候，后来亏了一个疯和尚和个瘸道士治好了的。那会子病里，你觉得是怎么样？”宝玉想了一回，道：“我记得得病的时候儿，好好的站着，倒像背地里有人把我拦头一棍，疼的眼睛前头漆黑，看见满屋子里都是些青面獠牙、拿刀举棒的恶鬼。躺在炕上，觉着脑袋上加了几个脑箍似的。已后便疼的任什么知道了。到好的时候，又记得堂屋里一片金光^⑨，直照到我房里来，那些鬼都跑着躲避，便不见了。我的头也不疼了，心上也就清楚了。”贾母告诉王夫人道：“这个样儿也就差不多了。”

说着凤姐也进来了。见了贾母，又回身见过了王夫人，说道：“老祖宗要问我什么？”贾母道：“你前年害了邪病，你还记得怎么样？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我也全不记得。但觉自己身子不由自主，倒像有些鬼怪，拉拉扯扯，要我杀人才好。有什么拿什么，见什么杀什么，自己原觉狠乏，只是不能住手。”贾母道：“好的时候还记得么？”凤姐道：“好的时候好像空中有人说了几句话是的，却不记得说什么来着。”贾母道：“这么看起来，竟是他了。他姐儿两个病中的光景合才说的一样。这老东西竟这样坏心，宝玉枉认了他做干妈！倒是这个和尚道人，阿弥陀佛！才是救宝玉性命的，只是没有报答他。”凤姐道：“怎么老太太想起我们的病来呢？”贾母道：“你问你太太去，我懒得说。”

王夫人道：“才刚老爷进来，说起宝玉的干妈，竟是个混账东西，邪魔外道的。如今闹破了，被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监^⑩，要问死罪的了。前几天被人告发的。那个人叫做什么潘三保，有一所房子，卖与斜对过当铺里。这房子加了几倍价钱，潘三保还要加，当铺里那里还肯？潘三保便买嘱了这老东西——因他常到当铺里去，那当铺里人的内眷都与他好的——他就使了个法儿，叫人家的

内人便得了邪病，家翻宅乱起来。他又去说，这个病他能治，就用些神马纸钱烧献了^⑪，果然见效。他又向人家内眷们要了十几两银子。岂知老佛爷有眼，应该败露了。这一天急要回去，掉了一个绢包儿，当铺里人捡起来一看，里头有许多纸人，还有四丸子狼香的香。正诧异着呢，那老东西倒回来找这绢包儿。这里的人就把他拿住。身边一搜，搜出一个匣子，里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，不穿衣服，光着身子的两个魔王，还有七根朱红绣花针。立时送到锦衣府去，问出许多官员家大户太太姑娘们的隐情事来，所以知会了营里^⑫，把他家中一抄，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^⑬，几匣子闹香^⑭。炕背后空屋子里挂着一盏七星灯^⑮，灯下有几个草人，有头上戴着脑箍的，有胸前穿着钉子的，有项上拴着锁子的。柜子里无数纸人儿。底下几篇小账，上面记着某家验过，应找银若干。得人家油钱香分也不计其数^⑯。”凤姐道：“咱们的病一准是他。我记得咱们病后，那老妖精向赵姨娘处来过几次，要向赵姨娘讨银子^⑰，见了我们，便脸上变貌变色，两眼鸛鸡是的。我当初还猜疑了几遍，总不知什么原故。如今说起来，却原来都是有因的。但只我在这里当家，自然惹人恨怨，怪不得人治我。宝玉可合人有什么仇呢？忍得下这样毒手！”贾母道：“焉知不因我疼宝玉，不疼环儿，竟给你们种了毒了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老货已经问了罪，决不好叫他来对证。没有对证，赵姨娘那里肯认账？事情又大，闹出来，外面也不雅。等他自作自受，少不得要自己败露的。”贾母道：“你这话说的也是。这样事，没有对证，也难作准。只是佛爷菩萨看的真，他们姐儿两个，如今又比谁不济了呢？罢了，过去的事，凤哥儿也不必提了。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我这边吃了晚饭再过去罢。”遂叫鸳鸯琥珀等传饭。凤姐赶忙笑道：“怎么老祖宗倒操起心来？”王夫人也笑了。

只见外头几个媳妇伺候。凤姐连忙告诉小丫头子传饭：“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。”正说着，只见玉钏儿走来对王夫人道：“老爷要找一件什么东西，请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饭完了，自己去找一找呢。”贾母道：“你去罢，保不住你老爷有要紧的事。”

王夫人答应着，便留下凤姐儿伺候，自己退了出来，回至房中，合贾政说了些闲话，把东西找了出来。贾政便问道：“迎儿已经回去了，他在孙家怎么样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迎丫头一肚子眼泪，说孙姑爷凶横的了不得。”因把迎春的话述了一遍。贾政叹道：“我原知不是对头。无奈大老爷已说定了，教我也没法。不过迎丫头受些委屈罢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还是新媳妇，只指望他已后好了好。”说着，“嗤”的一笑。贾政道：“笑什么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我笑宝玉今儿早起，特特的到这屋里来，说的都是些孩子话。”贾政道：“他说什么？”王夫人把宝玉的言语笑述了一遍。贾政也忍不住的笑，因又说道：“你提宝玉，我正想起一件事来。这小孩子天天放在园里，也不是事。生女儿不得济，还是别人家的人；生儿若不济事，关系非浅。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，学问人品都是极好的，也是南边人。但我想南边先生，性情最是和平。咱们城里的孩子，个个踢天弄井^⑦，鬼聪明倒是有的，可以搪塞就搪塞过去了；胆子又大，先生再要不肯给没脸，一日哄哥儿是的，没的白耽误了。所以老辈子不肯请外头的先生，只在本家择出有年纪再有点学问的请来掌家塾。如今儒大太爷虽学问也只中平，但还弹压的住这些小孩子们，不至以颞预了事^⑧。我想宝玉闲着总不好，不如仍旧叫他家塾中读书去罢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老爷说的狠是。自从老爷外任去了，他又常病，竟耽搁了好几年。如今且在家学里温习温习，也是好的。”贾政点头，又说些闲话，不提。

且说宝玉次日起来，梳洗已毕，早有小厮们传进话来，说：“老爷叫二爷说话。”宝玉忙整理了衣服，来至贾政书房中，请了安，站着。贾政道：“你近来作些什么功课？虽有几篇字，也算不得什么。我看你近来的光景，越发比头几年散荡了；况且每每听见你推病，不肯念书。如今可大好了？我还听见你天天在园子里和姐妹们顽顽笑笑，甚至和那些丫头们混闹，把自己的正经事，总丢在脑袋后头。就是做得几句诗词，也并不怎么样，有什么稀罕处？比如应试选举，到底以文章为主。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儿工夫。我可嘱咐你：自今日起，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，单要习学八股文章。限你一年，若毫无长进，你也不用念书了，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。”遂叫李贵来，说：“明儿一早，传焙茗跟了宝玉去收拾应念的书籍，一齐拿过来我看看。亲自送他到家学里去。”喝命宝玉：“去罢！明日起早来见我。”

宝玉听了，半日竟无一言可答，因回到怡红院来。袭人正在着急听信，见说取书，倒也喜欢。独是宝玉要人即刻送信与贾母，欲叫拦阻。贾母得信，便命人叫过宝玉来，告诉他说：“只管放心先去，别叫你老子生气。有什么难为你，有我呢。”宝玉没法，只得回来，嘱咐了丫头们：“明日早早叫我，老爷要等着送我家学里去呢。”袭人等答应了，同麝月两个倒替着醒了一夜。

次日一早，袭人便叫醒宝玉，梳洗了，换了衣服，打发小丫头子传了焙茗在二门上伺候，拿着书籍等物。袭人又催了两遍，宝玉只得出来，过贾政书房中来，先打听老爷过来了没有。书房中小厮答应：“方才一位清客相公请老爷回话，里边说：‘梳洗呢。’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心里稍稍安顿，连忙到贾政这边来。恰好贾政着人来叫，宝玉便跟着进去。贾政不免又嘱咐几句话，带

了宝玉，上了车，焙茗拿着书籍，一直到家塾中来。

早有人先抢一步，回代儒说：“老爷来了。”代儒站起身来，贾政早已走入，向代儒请了安。代儒拉着手问了好，又问：“老太太近日安么？”宝玉过来也请了安。贾政站着，请代儒坐了，然后坐下。贾政道：“我今日自己送他来，因要求托一番。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，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，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。如今他在家中，只是和些孩子们混闹。虽懂得几句诗词，也是胡诌乱道的；就是好了，也不过是风云月露^①，与一生的正事，毫无关涉。”代儒道：“我看他相貌也还体面，灵性也还去得，为什么不念书，只是心野贪顽？诗词一道，不是学不得的，只要发达了已后，再学还不迟呢。”贾政道：“原是如此。目今只求叫他读书、讲书、作文章。倘或不听教训，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管教他，才不至有名无实的，白耽误了他的一世。”说毕，站起来，又作了一个揖，然后说了些闲话，才辞了出去。代儒送至门首，说：“老太太前替我问好请安罢。”贾政答应着，自己上车去了。

代儒回身进来，看见宝玉在西南角靠窗户摆着一张花梨小桌，右边堆下两套旧书，薄薄儿的一篇文章，叫焙茗将纸墨笔砚都搁在抽屉里藏着。代儒道：“宝玉，我听见说你前儿有病，如今可大好了？”宝玉站起来道：“大好了。”代儒道：“如今论起来，你可也该用功了。你父亲望你成人，恳切的狠。你且把从前念过的书，打头儿理一遍。每日早起理书^②，饭后写字，晌午讲书，念几遍文章就是了。”宝玉答应了个“是”，回身坐下时，不免四面一看。见昔时金荣辈^[4]不见了几个，又添了几个小学生，都是些粗俗异常的。忽然想起秦钟来，如今没有一个做得伴、说句知心话儿的，心上凄然不乐；却不敢作声，只是闷着看书。代儒告诉宝玉道：“今日头一天，

早些放你家去罢。明日要讲书了。但是你又不是狠愚夯的，明日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章书我听，试试你近来的工课何如，我才晓得你到怎么个分儿上头。”说得宝玉心中乱跳。欲知明日听解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【注释】

① 占旺相 占：《说文·卜部》：“占，视兆问也。”这里即指占卜。在古代，“占”是观察的意思；“卜”是用火灼龟甲取兆，以预测吉凶。后来用其它方法预测吉凶祸福，也叫“占卜”。旺相：汉王充《论衡·命禄篇》：“春夏囚死，秋冬旺相，非能求之也，天道自然。”旺相系阴阳家语言，指人的行动得时，运气旺盛。这里指运气好。

② 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 旧时比喻女子出嫁后，不论丈夫好坏，都必须跟从。宋欧阳修《代鸠妇言》诗：“人言嫁鸡逐鸡飞，安知嫁鸠被鸠逐。”又，宋庄季裕《鸡肋编》卷下：“杜少陵《新婚别》云：‘鸡狗亦得将’，世谓谚云‘嫁得鸡，逐鸡飞；嫁得狗，逐狗走’之语也。”

③ 《古乐府》 元左克明编选。共十卷，始自唐虞，迄于陈隋，“有谣有歌，有行有辞，有操有曲”，是一部通代的乐府诗歌选集。大抵根据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加以简化而成。

④ “对酒当歌”二句 曹操所作《短歌行·对酒篇》的头两句。当、对：同义，都是面对的意思。

⑤ 放浪形骸之外 晋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中语。放浪：意即放纵，不受拘束；形骸：形体。

⑥ 杨叶窠儿 一种小鱼，常在水面窜游，形状像杨柳叶子。

⑦ 苇片儿 即鱼漂。钓鱼时系在线上能漂浮的小东西，使鱼钩不致沉底。鱼漂下沉，说明鱼已上钩。

⑧ 姜太公 即吕尚，周东海人，本姓姜氏，其先封于吕，从其封姓，字子牙，俗称姜太公。传说他曾在渭水边钓鱼，钓竿直钩无饵，说：“负命者上钩来！”（见《武王伐纣平话》卷中）所以谚语有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”的话。明叶良表《分金记·强徒夺节》：“自古道：‘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’不愿，怎强得他？”

⑨ 一片金光 《高僧传·释玄高传》：“母以伪秦弘始三年，梦见梵僧散

花满室，便觉怀胎，至四年二月十八日生男，家内忽有异香，及光明照壁，迄旦乃息。”此即俗说“菩萨显圣”之意。

⑩ 锦衣府、刑部监 锦衣府：也叫“锦衣卫”，官署名，即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。设置于明洪武十五年，掌管卫护皇宫的禁军和皇帝出入的仪仗。后明太祖为加强专制统治，锦衣卫遂演变成为专管纠查、侦察的特务组织。刑部监：刑部是封建官僚机构六部之一，掌管国家的法律、刑狱事务。刑部监，即刑部属下的监狱。这是依托明代制度而言。

⑪ 神马 即神像。清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·月光马儿》：“京师谓神像为神马儿，不敢斥言神也。”

⑫ 营 指五城巡捕营，清代禁卫军之一，属步军统领衙门。《清史稿·职官志四》：“巡捕营各官掌分汛防守，巡逻纠察，以执御非违。”

⑬ 煞神 凶神。

⑭ 闹香 即闷香，一种能熏人使之昏迷不能发声及动作的香。

⑮ 七星灯 祭神的一种油灯，因其七个灯芯排列如北斗七星，故名。

⑯ 油钱香分(fēn 忿) 巫祝等借口敬神上供，而向人诈骗钱财所立的名目。油、香：都指祭神用品。

⑰ 踢天弄井 意即上天入地。《西游记》第二十回：“我老孙也捉得怪，降得魔，伏虎擒龙，踢天弄井，都晓得些儿。”这里形容孩子窜上跳下，闹得天翻地覆，顽皮到极点。

⑱ 颟顸(mān hān 嫚酣) 《广韵》：“颟顸，大面貌。”后指糊涂马虎，不明事理。

⑲ 风云月露 指绮丽的文字，《隋书·李谔传》：“连篇累牍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积案盈箱，唯是风云之状。世俗以此相高，朝廷据此擢士。”

⑳ 理书 即温书。理：这里作“温习”讲。北齐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：“吾七岁时，诵《灵光殿赋》，至于今日，十年一理，犹不遗忘。”

【校记】

〔1〕“憋着一肚子闷气”，“憋”原作“鳖”，据稿本、金本改。

〔2〕“不觉刺心”，“不”原作“一”，据王本、稿本、金本改。

〔3〕“那老妖精向赵姨娘处来过几次，要向赵姨娘讨银子”，“赵姨娘”原作“赵姨妈”，据王本、稿本、金本改。

〔4〕“见昔时金荣辈”，“金荣”原作“金蓉”，据王本、金本改。

红楼梦卷八十二

老学究讲义警顽心^①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

话说宝玉下学回来，见了贾母。贾母笑道：“好了，如今野马上了笼头了。去罢，见见你老爷回来，散散儿去罢。”宝玉答应着，去见贾政。贾政道：“这早晚就下了学了么？师父给你定了工课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定了。早起理书，饭后写字，晌午讲书念文章。”贾政听了，点点头儿，因道：“去罢，还到老太太那边陪着坐坐去。你也该学些人功道理，别一味的贪顽。晚上早些睡，天天上学，早些起来。你听见了？”

宝玉连忙答应几个“是”，退出来，忙忙又去见王夫人，又到贾母那边打了个照面儿，赶着出来，恨不得一走就走到潇湘馆才好。刚进门口，便拍着手笑道：“我依旧回来了。”猛可里倒唬了黛玉一跳。紫鹃打起帘子，宝玉进来坐下。黛玉道：“我恍惚听见你念书去了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嗟呀，了不得！我今儿不是被老爷叫了念书去了么？心上倒像没有和你们见面的日子了。好容易熬了一天，这会子瞧见你们，竟如死而复生的一样。真真古人说，‘一日三秋’^②，这话再不错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上头去过了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都去过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别处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没有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也该瞧瞧他们去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这会子懒待动了，只和妹妹坐着，说

一会子话儿罢。老爷还叫早睡早起，只好明儿再瞧他们去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坐坐儿，可是正该歇歇儿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那里是乏，只是闷得慌。这会子咱们坐着，才把闷散了，你又催起我来。”黛玉微微的一笑，因叫紫鹃：“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。二爷如今念书了，比不得头里。”紫鹃笑着答应，去拿茶叶，叫小丫头子沏茶。宝玉接着说道：“还提什么念书，我最厌这些道学话。更可笑的，是八股文章，拿他诳功名，混饭吃，也罢了，还要说‘代圣贤立言’^③。好些的，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还罢了；更有一种可笑的，肚子里原没有什么，东拉西扯，弄的牛鬼蛇神^④，还自以为博奥。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？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，我又不肯违拗，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！”黛玉道：“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，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，也曾看过。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，也有清微淡远的。那时候虽不大懂，也觉得好，不可一概抹倒。况且你要取功名，这个也清贵些。”宝玉听到这里，觉得不甚入耳，因想：“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，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？”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，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。

正说着，忽听外面两个人说话，却是秋纹和紫鹃。只听秋纹道：“袭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里接去，谁知却在这里！”紫鹃道：“我们这里才沏了茶，索性让他喝了再去。”说着，二人一齐进来。宝玉和秋纹笑道：“我就过去。又劳动你来找。”秋纹未及答言，只见紫鹃道：“你快喝了茶去罢，人家都想了一天了。”秋纹啐道：“呸，好混账丫头！”说的大家都笑了。宝玉起身，才辞了出来。黛玉送到屋门口儿，紫鹃在台阶下站着^①，宝玉出去，才回房里来。

却说宝玉回到怡红院中，进了屋子，只见袭人从里间迎出来，便问：“回来了么？”秋纹应道：“二爷早来了。在林姑娘那边来着。

宝玉道：“今日有事没有？”袭人道：“事却没有。方才太太叫鸳鸯姐姐来吩咐我们：如今老爷发狠叫你念书，如有丫鬟们再敢和你顽笑，都要照着晴雯司棋的例办。我想伏侍你一场，赚了这些言语，也没什么趣儿。”说着，便伤起心来。宝玉忙道：“好姐姐，你放心。我只好生念书，太太再不说你们了。我今儿晚上还要看书，明日师父叫我讲书呢。我要使唤，横竖有麝月秋纹呢，你歇歇去罢。”袭人道：“你要真肯念书，我们伏侍你也是欢喜的。”宝玉听得了，赶忙吃了晚饭，就叫点灯，把念过的《四书》翻出来，“只是从何处看起？”翻了一本看去，章章里头，似乎明白；细按起来，却不狠明白。看着小注，又看讲章。闹到梆子下来了，自己想道：“我在诗词上觉得很容易，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。”便坐着呆呆的呆想。袭人道：“歇歇罢。做工夫也不在这一时的。”宝玉嘴里只管胡乱答应。麝月袭人才伏侍他睡下，两个才也睡了。及至睡醒一觉，听得宝玉炕上还是翻来复去。袭人道：“你还醒着呢么？你倒别混想了，养养神，明儿好念书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也是这样想，只是睡不着，你来给我揭去一层被。”袭人道：“天气不热，别揭罢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心里烦躁的狠。”自把被窝褪下来。袭人忙爬起来按住，把手去他头上一摸，觉得微微有些发烧。袭人道：“你别动了，有些发烧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可不是。”袭人道：“这是怎么说呢！”宝玉道：“不怕，是我心烦的原故，你别吵嚷。省得老爷知道了，必说我装病逃学；不然，怎么病的这样巧。明儿好了，原到学里去，就完事了。”袭人也觉得可怜，说道：“我靠着 you 睡罢。”便和宝玉捶了一回脊梁，不知不觉，大家都睡着了。

直到红日高升，方才起来。宝玉道：“不好了，晚了！”急忙梳洗毕，问了安，就往学里来了。代儒已经变着脸，说：“怪不得你老爷生气，说你没出息。第二天你就懒惰。这是什么时候才来？”宝玉